

京华寻梦

百岁光阴如梦蝶，
重回首往事堪嗟。

——马致远

我的幼年

我生在上海，长在北京。一九一九年的春天，因父亲工作有变动，举家迁到北京，临时住在前门外的一家大客栈。这家店好深好大，我和弟弟曾在那个大过厅里看过一回变戏法，最后变戏法的人竟然从他的蓝布袍下面，变出一个大水缸，一满缸的水，水里有金鱼，金鱼活蹦乱跳的，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。

还曾被一位堂兄带着我和弟弟 瞒过奶奶、妈妈 进了前门，逛了天安门。那时天安门前有几株元宝枫，枝上挂满了一串串的小元宝，前门内石甬道的两旁，地边绿茸茸草里结着许多草子，剥开来，里面是很好看的草珠，我感到十分新奇。对着那巍峨的天安门 高大的前门楼子 结元宝的树 长珠子的草 真像是走进了神话世界。

不久我家在北城找到了房子，小小的四合院，方砖墁地，草也不生，街上也是清清冷冷的。幸而我要上学了，因为公立小学开学已过，不再接收新生，父亲便把我送到六条班大人胡同的一座私立女子小学。

我每天上学的路不近，要穿过兵马司，穿过什锦花园，走过东四大街，进六条，班大人胡同是六条胡同中的一条小胡同。

校舍很使我失望，不见教室，没有操场，和我上海读书的尚公小学难以比拟，是个大住宅，后面倒有个花园。

近年我曾阅读过一本书，《天咫偶闻》上面有一条“裕鲁山制府第在班大人胡同”，不知是否就指此处？

我们三年级的教室就在花园里，真使我喜出望外，心里乐滋滋的，又觉得学校不错了。

这时花园里梨花正开，一片雪白，几株杏树上挂满了青杏，有点像南方的梅子，桃树上也结了许多小毛桃，但是从没有同学摘花摘果，那时学生很守规矩，女孩子胆子更小。

我们学校，除去一个看大门的老头儿之外，教职员工，都是妇女，校长约四十岁，是个老姑娘，白胖的脸很富态，衣着讲究，不苟言笑，学生对她很是畏惧。

每逢星期一，早晨朝会，校长出来讲几句话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校长领着全校师生，到房正中间屋子前校长遗像前鞠躬行礼，她告诉学生：“老校长创办这个学校，鞠躬尽瘁。”原来她们是姐妹，妹妹继承了校长。

我们班教国文的王老师，梳一条大辫子，衣着朴素，人很端庄，课又讲得清楚好懂，我们都喜欢她。

我们学校还有两个女“馆役”，包揽校中一切杂务，中午卖烧饼、咸菜，一个大铜板，可买三个烧饼，一块咸菜。饭后，又端着木托盘出来卖玫瑰枣、酸枣、玻璃粉、青杏加蜜，那青杏我想就是花园里树上结的。

在学校中午包饭的，只有我和一个叫秦聪的，滴溜溜圆的一双大眼睛，打扮得很漂亮，很讨人喜欢，只是有些怪毛病，说话喜

欢噉嘴，吃东西，先要送到鼻子前闻一下，才放进口去。又任性，动不动就不想吃饭了，我们吃饭的地方，正在校长室旁的小套间里，她一不去，害得我也不敢去，陪着她饿一顿，回家还不敢说。

同学说 我们的教室是花厅 真的 四面是玻璃隔扇 坐在教室里 随便望一眼 就可以看见 白的梨花 红的海棠花 紫的丁香花，墙角一棵大榆树，树枝上的鸟巢，有时小鸟伸出头来在啾啾地叫。

这一天我照例来到学校。只觉学校里静得出奇，教室里许多同学都呆呆的坐着，少数几个人在议论什么，声音也压得很低。

看门老头也不来打铃，老师也不来上课，等了许久，从玻璃窗里才看见有个别班的老师来了，领我们到前院去集合。

三年级以上的班次全来了，也不过五六十个人，竟把一个院子挤得黑压压的一片，却又是鸦雀无声，仔细观察，许多人的头颈伸着，倾听着，眼光集中在校长室。原来校长室的玻璃窗上，人影幢幢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一个“馆役”从上房开门走出来，门一闪，看见校长正坐在老校长遗像旁在哭。

时间站得久了，带队的老师不知什么时候退去了，学生也有点松劲，大班的学生三三两两在叽叽喳喳。

我听见身旁有两个大班学生谈话：“本来么，老校长死时，新校长在灵前给在校的老师一一磕过头，请他们支持办学，现在说走就走了。”

上房的哭声越来越高，夹杂着数落，断断续续地飘到院中。

卖玫瑰枣的“馆役”从耳房跨院走出来，急急地给一个站在我们前面的学生报信：“快了，大家调停得只教她们给校长磕还

了头 就放她们去。”

我也有点不耐烦了，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教学生都排在院子里？

忽然带队的老师都回来了，忽然上房正门开了，教我们国文的王老师，教数学的鲍老师，两个人一前一后从上房的台阶上，一步一步地走下来，学生的队伍，立即左右分开，让出一条道。大班学生的眼里，充满了敌意，目送她们走了出去，我心里有些明白了，我的眼里不觉有些湿润。

这时上房门又开了，有位老师宣布：“学校临时发生事故，校长令全体学生今天下午在家自习，明天放假，后日照旧上课。”

第三天我去上学，学校一切照常，只是我们教室门上的牌子，从初三改成了高一。这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王老师她们，考取了师范学校 校长不准去 几经周折 才勉强允诺 但要她们当着全体师生，给老校长上供磕头赔礼，这就是那天我们排队站在院子里的任务。而我们班学生，因为没有老师，轻而易举地提升了两个年级。

当时我并不觉得喜，反而有些迷惘，有些茫然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看见班里的同学，有些人在发愣，有些照旧嘻笑打闹，全无理睬。只有秦聪喜洋洋地说：“我升级了，回去要我爸爸给我送礼。”

舍监太太

暑假，我家迁到东城水磨胡同，我也转学到临近的东观音寺的公立第五小学。当时小学是四二制，再过一年，我也就糊里糊涂的高小毕业了。

为了离家近，父亲送我到崇文门内教会办的慕贞中学，而且做了住宿生。因此，使我开了眼界。

这学校在当时等级观念较为严重，学生学琴有钢琴风琴之分。伙食也有大厨房、小厨房两等，大厨房是大饭厨，一排排的长条白木桌，没有凳子，站着吃，大锅菜，每人一勺。小厨房是小饭厅，榆木擦漆的八仙桌，八人一席，四菜一汤，有荤有素。

住宿生的条条框框真不少：非星期六下午放学外，平日不得走出校门；无事不得任意出入宿舍；不得相互串门来往；宿舍内不得喧哗；非住宿生不许走进宿舍……

最使人纳闷的是一座宿舍楼，上下两层，竟不装电灯。每天晚自习后，住宿生便是在这长长的过道里，黑灯瞎火中摸索着前行，每个寝室住四个学生，有一盏小煤油灯，这盏小煤油灯的煤油，规定要用一个星期。

学校的教师、校长和教务长都住在外边，校长和教务长是美国妇女。住在学校里面的只有一位舍监太太，是中国人。除教学大楼外，似乎都归她管辖。

舍监太太约四十多岁，矮矮的，胖胖的，不见笑容。除非是遇见校长、教务长，高年级的几位阔学生，老远地她便笑脸相迎。但是，如若遇到那些各县里教会送来的免费穷学生，那又不同了，便是任意斥责，盯着不放，偏是选在稠人广众中，鸡蛋里挑骨头，抖擞她的威风。真叫人看不下去，又奈何不得！

有一回，楼上宿舍的一位阔学生丢了金戒指，因为那位免费的穷学生曾进那间宿舍去为她们打扫，所以舍监太太一定诬陷这位免费穷学生偷了，学校里掀起轩然大波。

在全体学生的大会上，在校长的面前，舍监太太瞪着眼睛，扯起嗓门，指着穷学生的鼻子，大声斥骂。她也许想表现自己的疾恶如仇，其实呢，活像个骂街的泼妇。而那个瘦弱的免费生，低垂着头，不住的流泪，使人不忍卒睹，许多同学都十分愤慨。

我的同班同学黄再香适坐在我身边，嗤之以鼻，说：“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她多半只读一本‘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’，半本‘孟子见梁惠王’。再认识几个‘赵钱孙李’。不过靠拍马混饭吃，狐假虎威。没有好下场。”黄再香这样大言不惭，也不怕被人听见去报告，我真为她捏一把汗。

暑假后我离开这学校。之后，听说阔学生的金戒指自己找到了。后来又听说那免费穷学生死了，人间有多少不平事！

剪发的风波

二十年代，在女子未剪发之前，北京城里女学生的头发，初小两条辫子，高小一条辫子，中学绾两个发髻，大学绾一个发髻。中学生两个发髻，别在两耳上侧，但与当时的小姐绾两个发髻有别，小姐的多在颈后。大学生的一个发髻与太太少奶奶的发髻有别，太太少奶奶是横 S 发髻，光可照人，而女学生的是面包发髻，前面发髻有波纹，是否是约定俗成？我说不清楚。不过当 1921 年秋，我考进了北京公立第一女子中学（简称女一中）时，在开学典礼上，学校曾宣布：“梳两个发髻”这我还能记得。在当年，女学生的头发，似乎就是女学生身价的标志。

我的同学黄再香，真是胆大妄为。就在这年暑假，我们一同考取了女一中，她忽然把头发剪了。她来我家找我，一见面，便使我大吃一惊，赶忙把她拉进我自己的房间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她却满不在乎，好像还有几分得意。她告诉我：“现在我们湖南的女子，剪发的多了，剪发标志着进步，也是革命，革封建传统的命。”话说得多好，不过我还是急急阻止她，怕给我家里的人听见，又该大惊小怪了。她还告诉我，她剪了发，第一次舒适地睡

了觉，因为脑后除去了一个障碍物。

黄再香告辞时，我送出大门，谁知她刚迈出大门，被过路的几个半大男孩子看见了，立即哄起来：“秃尾巴鹤鹑没尾巴鸡。”喊成一片，我忙不迭地把黄再香拉回来，闩上了大门，叫我家的长妈去喊辆洋车来，才把她送走了。

女一中开学了，我很为她的头发担忧。还好，她用假发绺了两个发髻，我看见了，好生喜欢，赞叹这双不知是谁的巧手。

一星期后，黄再香的假发忽然不见了，剪着短发，走进教室，把许多同学望得目瞪口呆了，我也吓得惊慌失措，而黄再香却神色泰然自若。

女一中虽然没有舍监太太，却有一位学监先生，同样是矮矮的，胖胖的，改造足，但气质绝然不同。学监先生当然是广读诗书的名门闺秀。她那不苟言笑的脸，真可比做“小雨夹雪，晴也多云。”她对学生，是一律看待，管得宽而且严。

黄再香剪发了，这骇人听闻的消息，岂能瞒得过学监先生的耳目。果然第一堂课下课，教室门口，就听见有人喊“黄再香，学监先生叫！”

这一声，常使我们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听了自己的名字而魂飞魄散，因为被叫去的，都是挨训。

记得前排坐的一位同学，皮肤白皙，姿态娇美，被学监先生叫过。只因为她的蓝制服里面的棉袄，尺寸略长，露出一角紫边，挨了一顿训，责她不遵守校规，爱漂亮。气得她回教室就趴在桌上，哭了一堂地理课。说起这位地理先生，年纪不老，倒是老夫子，戴着深度的近视镜，上课不敢朝下看，只顾低着头讲。若要板书，便面对黑板，滔滔不绝。下面的学生，有的做习题，有的看小说，各不相扰，甚至于《红楼梦》、《玉梨魂》、《芸兰日记》

……只管在课桌下串来串去。

后排的赵纫秋也被叫去过一回，因为有男学生给她寄来一封信，学监斥责她，她毕竟年纪大了几岁，胆子大些，她说：“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要写信给我，我没办法。”学监说什么：“为什么他不给别人写信，独独给你写。”赵纫秋回答：“学监先生最好去问他。”学监先生被抢白得一愣，不再说什么，把信丢给赵纫秋，赵纫秋当着学监先生的面，就把信撕了，把碎纸片带出来，回到教室，她把这经过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同学听。

黄再香应对敏捷，不弱于赵纫秋，只不过剪发这件事，比那两件又严重的多了，会不会记过？我为黄再香担心。不料这时忽然有人在教室门口叫我的名字，说学监先生叫，这一声叫得我惊慌失色，六神无主了。不敢去，又不敢不去。是亏了赵纫秋走过来，低声教我：“不要怕，没你事，只管去，见机行事。”

一走进学监室，便看见黄再香必恭必敬地站在一旁，见我走来，直向我递眼色。学监便问我的名字，问黄再香的头上是不是生了黄水疮？我一时为难了，我父母教导我，不许说谎，黄再香又迫切要我为她遮掩，学监先生的眼直盯着我等我回答。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我不说谎，我只点点头。

黄再香一再催促：“学监如不信，可请检查，头顶上，后脑勺子上各有一片黄水疮。”我心里又是一惊，不料学监先生却说：“不用了，你也不敢说谎，病好了，一定要把头发留起。”黄再香忙不迭地点头应着，我们便退出来了。

我虽然佩服黄再香的急智，但很不赞成她的说谎，特别埋怨她，不该她自己说谎，还要拖别人去作证。

她不住向我道歉，说：“我的说谎是迫不得已的，我明知她们大家小姐，怎敢去碰黄水疮呢。所以才敢请你去作证。”

她又说：“我胜利了，从此之后，我的剪发，在学校里是公开的秘密，因为在学监那里已经挂号了。至于让我病好留发，这病好之期，难说了。”黄再香得意的笑了。黄再香至死也不曾再留过发。事情过去六十八年了，但她是我少年时的同学好友，我怎么会忘记她呢。

贡院偶闻

我家住在水磨胡同偏东口 东口外 隔一条土路 便是贡院。贡院也只剩下泥土剥落，厚砖围墙的一个大空场子了。

我那时在公立第五小学读高小，校址在邻近的东观音寺胡同 我每天上下学 必须经过贡院的围墙 时间长了 对贡院便产生了一种好奇心，想知道个所以然。

终于在一个同学家里，见到她的曾祖父，也有八十岁了，满面红光 银发飘然在胸前，十分精神 听见我们谈论贡院 便走出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贡院的事。

原来贡院是明清两朝的考场，每隔三年，要在这里会试一次。会试的时间在三月，所以名叫“春闱”。全国举人上京赶考 就是参加会试 会试三场 每场三天。经过会试和殿试 考取了，便成了进士。这里又是顺天府的乡试考场，乡试在七月，所以名叫“秋闱”。

我曾在一本书上见过一张贡院图，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几十排小矮屋 我试数过 约有七千多间 当年叫做“号舍”。据说舍内有两条木板 上面的做书案 写文章，下面的便是坐榻 夜间两

条板拼在一起，又是睡的床。

举子入场，用具行李，是随身带的。入场时，还要经过差役的脱帽去鞋 遍身搜索。考试时 防内外传递消息 还要“锁闩”把门全部锁上，九天的吃住便在“号舍”里了。

我曾读过《聊斋志异》 见上面有一段描写举子的入闱：“初 入皆自携篮似丐 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 其归号也 孔孔伸头 房 房露脚 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闱也 神情恹恍 天地异色 似出笼 之鸟……” 形象逼真，辛辣地讽刺一代读书人——举子的丑态，可叹亦可怜。

可是科举时代，还要把皇帝的开科取士，说成是“邦国举贤者于王” 所以把考场名曰贡院。

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，这个樊笼似的贡院也变成了废墟，这本是一件大好的事，却也有人在悲叹，我那同学的那位曾祖父，就因为一生未曾中举，没有机会走进贡院而抱恨终天呢，迂得过蠢至此。

而东邻房东家的三婶，也对贡院的失去而感到惋惜。她教我别小看贡院，她也是听长辈人说过，就因为有这么贡院，我们这一段地带也曾繁盛过，许多人家沾过光。

她说 那年头 每当春秋两试的日子 邻近贡院的胡同 像水磨胡同 裱背胡同 观音寺 直到东总布胡同 许多人家 把妻子遣去归宁，腾出自己的住房，作为公寓租出去，可得不少的租金，对小户人家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甚至至于东单牌楼左右，都也繁荣起来 百货麇集 价钱高于市面 也有人买。有的铺店 终年冷落，只靠这时来补直。

我对于这些事不感兴趣。反正时代总是要前进的，谁管你们老一辈人的感叹有多少。

不过三婶还说了，因为有贡院连泡子河那边也热闹了。每天春天 泡子河里的水 碧波粼粼 河岸边的树 桃红柳绿 游人很多，柳阴下的茶馆，还有人在吟诗联句呢。

我听了很感兴趣，这样好的地方，怎能不去一游。何况泡子河就在贡院的东南方，离水磨胡同不远。

因此 在一个天气晴和的假日 我约了两个同学 欣然而往，结果是失望而归。因为我们只见一处路上，有泡子河的路牌，至于河呢？我却不曾见到，连一洼水也没有见到，更奇怪的是，连河的遗迹也找不到。

那时我们很单纯，只是觉得贡院废的好，泡子河没有水，太可惜了。

后来，我在书上见到，泡子河是有水的，上流来自故宫的金水河，下流入东便门外的河。是元代通惠河的古道，不过当时干涸了。

东邻人家

我们东邻的房东家是旗人，听说他们老爷子做过统领，管过钱粮，也有六十几岁了，脾气很大。他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女儿留在家里不出嫁，做老姑娘，家里叫她四姑。

四姑那时约有三十多岁，常来我家，喜欢和我母亲谈心。我曾几次听见她和母亲说：“女人好苦啊！”四姑整年整月地服侍老人，一切听从老人的吩咐，自己无权，两手空空，依靠老人生活。万一老人死了，四姑又将依靠谁呢？这也许就是四姑一个女儿家难言的苦衷。

老爷子的仨儿子，一头一尾，很不争气。大的是个痞子，已经死了；小的是个游手好闲之徒，文不能写，武不能担。

听四姑说：“大嫂嫁过来，水灵灵的，可是俊俏，看不上大哥的长相，其实男人家相貌丑陋些也不大要紧，不料大嫂回门回来，没过几天，便寻了短见，上了吊，被人发现的早，没死成功。这下就惹了大祸，受上了罪。那时在旗的规矩，如果新媳妇在婆家寻了短见，死了，女家可以到男家去任意摔砸，没人敢拦，还要好发送，出殡时，丈夫打幡抱罐，是男家的一场祸害。如果没死了，

这就该娘家遭殃，任人啐骂。新媳妇要遭殃，任凭生死，娘家不许过问。从此之后，大嫂被大哥打骂作践的几乎失了人形。难为她还生了三男五女，丈夫死了，熬得儿女长大了，眼前虽然穷苦，可是不受罪了。靠着大嫂带着姑娘给裁缝店繙贴边、锁扣门为生。慢慢地熬吧！

“二哥混得不错，有事做，只是膝下无儿女，就这不生养，便成了二嫂十大不赦的罪状，受尽二哥的打骂，变得有些神经了，是给逼疯了。

“三嫂还好，她在娘家读过诗书，又有二女一男，三哥还好，就是找不到事，那也不能怨他……”

我这才明白，四姑说的“女人好苦啊”，不是无所谓而发的了，我也这才知道家庭中妇女的命运有人竟如此的悲惨，所受的压迫竟如此的深重，在我当时幼稚的心灵上，也曾激愤不平，立志读书，长大时好为妇女做点事。当然我还不懂什么封建制度，妇女解放呢。

因为我十分同情她们，所以在我高小毕业的那年暑假常去她们家，找那些姑娘们玩儿。她们哪有时间玩儿，都在忙着做针线，我便又让母亲给我裁了妹妹的小衣裤，带过去和她们一起学着做。

她们的生活贫穷，一日两餐，吃的是窝窝头咸菜，难得有一碗素菜汤，但是她们的窝窝头，金黄金黄的颜色，到口松软，又有点甜，竟比仿膳的小窝窝还好。直到如今，只要我回北京去，总是想吃窝窝头，难得吃到，即使吃得，也不如她们的窝窝头好吃。

有时遇雨，天色暗下来，看不见做针线，五姑娘便邀我到她们屋里去，我这才看见六姑娘、八姑娘，还有她们的弟弟都安稳坐在三婶的炕上，等着三婶讲故事呢。